

[德] 汤米·尧德 著

洪清怡 译



RESTURLAUB BY TOMMY JAUD 一走了之

婚礼前夜的单身汉，是否都有过“一走了之”的念头？

父母要他盖间自己的房子。女友想跟他生个孩子。

死党要他一起到已经去过N次的地方度假。

问题是，他还不想定下来，他想要全新的人生！

他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计划，他想要逃离令他窒息的一切，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汤米·尧德
作品系列

风靡欧陆，狂销170万册，亚马逊读者佳评如潮！
势不可挡，荣登2006年德国畅销图书总榜亚军！



RESTURLAUB
BY TOMMY JAUD
一走了之

[德] 汤米·尧德 著
洪清怡 译

不管汤米·尧德出什么书，我跟定他的调调了！

贵如奈奈，台湾知名作家，畅销书《我爱质男》作者

如果你有准备要逃或已经在逃的另一半，买一本给他吧！

小鸟茵，台湾知名部落格写手，
畅销书《小鸟茵青春事件簿》作者

汤米·尧德无疑是目前最成功的男性小说作者，就连不看书的人也买他的账。

《南德日报》（*Suddeutsche Zeitung*）

怪诞、新潮、爆笑。汤米·尧德的荒谬喜剧实在太完美了。

《女性朋友》（*Freundin Magazine*）

汤米·尧德的畅销小说，让沉寂已久的德国男性小说再度复活。

《明镜周刊》（*Der Spiegel*）

《男人都是智障》之后，现在来了《一走了之》。大家都想要主角这样做、那样做，但他自己要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汤米·尧德只有一件事没办到：不让读者大笑。

《图片报》（*Bild*）

献给尼娜 (Nina)

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真的就是不可以。

——法兰克（Fränkische）地方的金科玉律

目录

1	戴帽子的肉肠糕	1
2	鸭子的计划	7
3	超大炸猪排	11
4	两人的野餐	21
5	务必加上鲜奶油	29
6	贿赂	35
7	法狄加·布巴神父	41
8	新娘很圆	45
9	丁零当啷	51
10	一走了之	61
11	23 通来电未接	73
12	理论	81
13	饼干	85
14	鸡同鸭讲	91
15	圣达菲 1776	95
16	巴伐利亚的天空	99
17	脑筋有时差	107
18	我是代接彼得手机的可丝汀	111
19	布宜诺斯艾利斯?	115
20	月亮脸	123
21	+54	127
22	出租车	131
23	餐后甜点	137

24	很玄!	145
25	狂癲	153
26	小蜜蜂嗡嗡嗡 @yahoo. de	159
27	阿布娥拉	167
28	钢叉男	171
29	一肚子屎	177
30	探戈舞会	181
31	帮访客准备的牙刷	187
32	是谁把时钟往前拨?	193
33	肚皮上的刺青	197
34	和我跳舞, 宝贝!	205
35	舞蹈教学	211
36	蜘蛛女	217
37	贝克汉姆	223
38	世界上最好的啤酒	229
39	+1 天	233
40	刻不容缓	237
41	太迟	241

1. 戴帽子的肉肠糕

最迟就在某个拜把兄弟把罚单夹在你的汽车雨刷下面时，也是你该彻底检讨一些事情的时刻了。然而我“当时”尚未觉悟。所谓“当时”，距离现在也不过整整四天而已。那天下午，我火冒三丈地走在被夏日高温蒸煮的邦堡市（Bamberg），吃力地穿梭在观光客泛滥的旧城区，撞见好几群叽哩呱啦讲不停的日本游客，还经过一大堆载着行动不便的老人团的游览车。我正要过去质问那个开我罚单、绰号““慢半拍””的家伙。当然，就在他每天中午用餐时间出现的地方，我便把他逮个正着：那是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老牌酒馆“施伦克拉”，他就坐在一张磨得光亮的木桌旁。“施伦克拉”酒馆堪称邦堡的“重镇”，这里只卖一种啤酒，而且尝起来的滋味，就仿佛一块火腿和一包烤肉口味的洋芋片不小心掉了进去似的：这就是“正宗施伦克拉熏啤酒”。

我从窗外便能看见“慢半拍”的警察制服。不过，他左手的大啤酒杯和右手的圆面包夹方块肉肠糕，才是辨别他本人的标记：制服加方块肉肠糕加大啤酒杯，就等于“慢半拍”。因为“慢半拍”吃得很肥，一身肥肉在好久以前就已经爆出他的深蓝色制服，所以他看起来有点类似肉肠糕。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拜他头上的警察帽之赐，他的样子就和戴着帽子的肉肠糕没有两样。通过敞开的大门，我踏进了这家幽暗的酒馆，里面的咖啡色木制天花板盖得很低。服务生芭比丝立刻亲切地跟我打招呼：“葛罗利希先生！”我充满活力地拉出一把椅背上有心形图案的浅色木椅，然后在受惊的“慢半拍”面前亮出那张罚单。

“拜托你，皮屈！你这样会害人心肌梗塞！”他一边叹气，一边用最浓重的法兰克地区口音说。

我坐了下来。“慢半拍”先看了一下我的罚单，接着又看了我，之后才把他手中的大啤酒杯放下来。

“假如你开罚单的对象是游客，而不是自己的好朋友，就没有人会吓你！”

我的声音听起来想必咄咄逼人，因为不只“慢半拍”，就连正在吧台倒啤酒、体型丰满结实的芭比丝也对我投以不解的目光。“慢半拍”擦掉残留在胡子上的芥末酱，把嘴里的食物嚼完，然后指着我的罚单说：

“是停在洗衣店前面的那辆蓝色福斯高尔夫吗？”

“就是那辆蓝色高尔夫。没错！”

“是那辆在禁止停车标志前停了超过五分钟的车吗？”

我难以置信。昔日我们是校园同窗，前前后后一起到西班牙的马尤卡岛度假过九次，一起喝了不下百万瓶的啤酒，结果却发生这种事！我深呼吸一口气，接着把手放在“慢半拍”的肩膀上。我们之间的交情，似乎出现了某种异状。

“‘慢半拍’，你知道那是我的高尔夫！这辆高尔夫，我已经开了三年了。我们两个偶尔也会开这辆高尔夫去纽伦堡玩，或者去游泳池，你还记得吧？”

“慢半拍”点点头。

“当然记得啊，那是你的高尔夫。我当然认得你车尾玻璃上的贴纸：‘请勿点毕特堡啤酒’！”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搞鬼开我罚单？”我一边气呼呼地问，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罚单，举在“慢半拍”的熏啤酒上方。他无动于衷地把整块剩下的肉肠糕圆面包往嘴里塞。“慢半拍”显然很担心这里会因为突如其来的风暴大洪水或者一场法兰克区与巴伐利亚邦之间的内战，而闹出好几个星期的饥荒。丰腴的服务生芭比丝，梳着一头造作的基督教社会党发型，就连点头示意的样子也很法兰克。她正从吧台向我走来。没错！我们法兰克人的口音不仅展现在言语之间，甚至还流露在手势与表情当中。所以刚才芭比丝做出的典型法兰克式点头动作，通常也含有一丝挑衅或情绪不佳的意味，不过还同时表现

出择善固执的精神。

“要点什么？”

“什么都不点！”

“这可不行！”

“那就……小杯啤酒！”

“我们没卖！”

“天啊，那么也来个大杯熏啤酒好了！”

“这还差不多！”

这时候，“慢半拍”已经把他的肉肠糕圆面包吃得精光。“你问我为什么开你罚单？”他重复着我的问题，我还来不及放手让那张罚单掉进他的大啤酒杯里，他就迅速抓走了。“上面不是写了吗？在卡森街的禁止停车标志前，你的车停了超过五分钟！”

““慢半拍”！我和蜜蜂就住在那里！我总要找位子停车吧！”

“你们搬到那条街之前，早就知道这个问题了！”

我把罚单扔进“慢半拍”的大啤酒杯内。

“拜托！别闹了！”

我带着求救的神情，望着充满乡村味的酒馆四周。没有人理我。既没有美剧《24小时反恐任务》里为“反恐联盟”工作的杰克鲍尔，也没有布鲁斯威利，更别说是夜间脱口秀主持人肯纳尔。否则他可以用震惊的眼神看着“慢半拍”，以他的惯用语“这个问题，对我本身很重要”向“慢半拍”催眠。反之，我只看见丰满的芭比丝露出无法谅解的眼神。她正把一杯芬达加可乐的饮料端给一个年长的男游客，他身边带着一本自行车旅游地图。

我的半公升熏啤酒也端上桌了。我喝了一大口。还是老样子，熏啤酒一开始喝起来很恶心，一直到第三大杯下肚时才会感到可口。

“对啊，如果您违规停车，您就是违规停车！”芭比丝耸着肩发表意见，然后脚步笨重地走向吧台。就在这当中，“慢半拍”已经用四片杯垫架成两个小屋顶，把那张威胁两人友谊而且浸过熏啤酒的罚单放在屋顶上晾干。

“皮屈，我真的很抱歉，但是我无法破例。”

“可是我们是朋友啊！”我抗议着说。

“没错，我们当然是朋友，但我还是不能对一辆车开罚单，对另一辆却不开，只因为我认识某人……”

“某人！？”

“唉呀，就是你啦！”

我抓起晾在杯垫小屋顶的罚单，又丢进“慢半拍”的大啤酒杯内。

“噢，我的天！”“慢半拍”叫嚷着，听起来有如一个在游泳池哇哇叫的七岁小顽童，因为别人拿走了他的棒冰。

“你应该把罚单开给施瓦本地区来的人，他们老是直接把C系列的践奔驰轿车停在市政厅前。要不然就开罚单给所有黏着鱼腥味的北德人，反正挂外地车牌的车就是了！”

“喂喂喂！”芭比丝嚷着，“我们做人要厚道一点！”

“我有同感！”没有人问他，邻桌那个骑自行车的游客却来插一脚。

“你不打算收回去吗？”我一边问“慢半拍”，一边暗爽地把罚单压进吃剩的芥末酱里。

“我无能为力，因为……”

“因为什么？”

“真的没有办法！数据早就已经无线传输到总局处理了。”

我恨不得把“慢半拍”也连同他的个人资料一起无线传输到那个狗屁总局去！早在小学时代，他就被冠上“慢半拍”这个绰号，因为对于任何事情，他总是最后一个恍然大悟的人。“慢半拍”光明正大地把自己吃到超过一百公斤，而且在我的好朋友当中，他是唯一蓄着络腮胡的人。“慢半拍”虽然36岁了，却还一直住在父母家里，他喜爱打电玩的程度，远胜于和女人约会。

“葛罗利希先生，有规定就必须遵守。”丰腴的芭比丝安慰我。

“没错！”那个自行车游客附和着。

我沮丧地喝光啤酒，然后向“慢半拍”道别。

“好吧。那么就今晚见喽？”

“今晚见！”

我已经走到了门口，却又转身望了一下“慢半拍”。我突然替他感到难过，因为他把自己囚禁在一个只在乎停车与纪律的小世界里。

他也望了我一下，就像一个小孩，虽然发觉自己犯了错，却还搞不清楚错在哪里。

“不如这样，下礼拜在马尤卡岛上，我请你喝啤酒好吗？”他想要藉此补偿我。

“唉，我的天，差点忘了马尤卡岛……”我叹了口气。我又把我们这伙人一起旅行的计划抛到九霄云外了。可能是因为我对已经去过九次的观光胜地阿雷纳尔再也不感到热衷。况且在启程之前，还有一件芝麻小事挂在我心上：我的死党就要结婚了。

2. 鸭子的计划

我死党的婚礼，其实就是我“最后一个”好友的婚礼。阿尔诺是我“最后一个”好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我所有的死党当中，他是唯一和我无话不谈的人，而且他的眼中依然散发着一丝活力与叛逆的气息。听到“海洋咖啡馆”（Caf del Mar）这个词，阿尔诺知道这不是新开的冰淇淋冷饮店，至于“鼓打贝斯”（Drum & Bass），他也知道那不是新的手卷烟厂牌。现在他却偏偏想娶比琪！或者说是比琪想嫁给他。总之，经过三番两次的拖延之后，将冻结我俩兄弟情谊的婚期终于敲定：就在这个星期六。

我真是搞不懂阿尔诺。他是个肌肉结实的体育健将，七次夺得上法兰克地区的划桨冠军，难道真的就这样和一个又矮又胖、摆着臭脸的女人过一辈子？不过，或许只有我在场时，她才会表现出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对彼此的反感已经存在多年。几乎可以这么说，她对于我和阿尔诺共享的乐趣感到嫉妒。她恨不得能够禁止阿尔诺和我来往，但是因为不可能，所以她就只能发脾气。事实上比琪动辄发怒，而且她一激动起来，声音就像鸭子呱呱叫。因此我觉得改口叫她鸭子是个好主意。

我每次和阿尔诺晚上去喝啤酒，都苦口婆心对他说：“别和她结婚！”因为我一提再提，以至于阿尔诺再也不愿意和我喝两杯。

因此我改变了心意而改口说：“随你便！”我的诚实至少替我省去当证婚人的麻烦，我可以袖手旁观出席这场不幸的婚礼。对我而言，结婚和悲剧两者的关系紧密。然而阿尔诺的胆子不小，阿尔诺想要一举三得：

妻子、孩子、房子

呱！呱！呱！

我知道这不是他的计划，而是鸭子的计划。或者仿照美国对阿富汗进行军事行动的名称，我也称这项计划为“持久穷极无聊行动”：鸭子把阿尔诺拖去教堂圣坛，赶快做人生小孩，然后把全家关在一栋门前铺有砾石车道的独栋房屋内。这栋屋子距离我家以及最近的酒馆至少有 15 分钟车程。我将因为这个女人而失去最好的朋友，这只是时间上迟早的问题而已，就和我失去哈瑞、海寇、马库斯那样如出一辙。某种恐怖的病毒正在四周蔓延，促使所有 30 岁左右的男男女女，互相在手上套戒指，然后迁往郊区定居，唯一目的就是让身材肥胖却幸福洋溢的妈咪，瓜迭连绵地不断生小孩。我自问，世界卫生组织为何迟迟不对这种病毒采取对抗措施？至少还有我已经免疫。因为我既不要婚戒和小孩，也不要铺着砾石车道、“距离市区‘只需’15 分钟”的房子。我再怎样都想不通，既然一直强调“只需 15 分钟”，为什么不干脆就住在市区呢？

“到了 35 岁左右的年纪，车轮就必须嘎嘎作响。”阿尔诺和鸭子交往不久之后便有感而发。他的意思是：最迟在 35 岁左右，就应该骄傲地拥有一条通往自家房子门口的砾石车道。

我不禁想起“甲壳虫”乐队当年那首“你说再见，我说哈喽”的歌。嘿！你说“砾石车道”，我说“呱呱呱”！

我不认为人到了 35 岁，车轮就应该嘎嘎作响。我反而认为四周应该“沙沙作响”，也就是该置身在大西洋金色海滩的细沙上，而且在午后从那里走向美丽的度假别墅露台，身旁还伴随着一个不会接二连三生小孩的美女。

话说回来，我这一连串自以为有力的论据却有一项弱点：我和阿尔诺都与这个目标相去甚远。唯一的差别只在于我怀有憧憬，阿尔诺却没有。

是的，我有恐惧。我害怕迟早有一天，自己也将束手就擒，乖乖加入不动产拥有人的行列，安于一成不变的小城生活，然后变成一个

胖小子的爹，而且末了还体重稍嫌过重地在自己的出生地寿终正寝：也就是在上法兰克地区的一座小城。被称为“善德街教堂落成纪念日”的啤酒节，不折不扣是小城里一年一度最轰动的庆典。至于只离这里60公里远的大都市纽伦堡，在大多数居民眼中已经是“太大”或者“太远”了。

也就因为如此，有个疑问越来越常浮现在我的心头。上班时，这个疑问埋伏窥伺着我，骑自行车野游时，这个疑问出其不意地扰乱我。是的，这个疑问有时甚至让我夜半惊醒。这个疑问就是：

难道这就是我的一生吗？

彼得·葛罗利希，直至退休为止，终身于塞伯比特酿酒厂担任公关暨营销部门的主管，公元2056年11月27日在邦堡市的史图伦村安享天年，留给遗孀萨宾娜·葛罗利希以及体型稍嫌过胖的三个儿子一幢门前铺有砾石车道的连栋式房屋，以及一辆车蜡光洁的五系列BMW。

我这辈子真的要守在这个上法兰克区的可爱小城吗？就连这里的德文老师都无法发音标准地说出我的名字：哇哈哈，“鼻豆”，你扯“呆”远勒喔！

我要一直留在这个把法国可颂面包称为“奶油小牛角”、再见时说“就这样喽”的小城吗？无论我多么喜欢这个小城，我的感受却每天越来越强烈：这里已不再是我的世界。我梦想着另一种生活，憧憬着一座有沙滩的大都市，晚上能够和朋友在市区的咖啡馆闲坐，之后还可以继续杀到酒吧喝几杯调酒。在我心目中的城市，电子乐取代了洛史都华的摇滚乐，迷幻电子舞曲取代了伍多尤根斯的德国民谣。我们这几个死党每年共度的“纯男人假期”，其实不是一种用来逃避现实的企图。因为我们的逍遥游美梦，老是因为海滩酒吧里的德国游客过剩而幻灭。在海滩酒吧里，我们拉着破嗓高唱“回家去，你这个黄脸婆”，然后在清晨4点左右，酩酊大醉地卧倒在中等旅馆的床上。

隔天我们又把背部晒伤，因为我们害怕自己看起来像男同志，所以大家都不肯互抹防晒乳液。我们毕竟也没有比施伦克拉酒馆的芭比丝、把践踏驰横放在路易波德大饭店前的施瓦本人高尚多少。

四年前，我们的“纯男人假期”宣告结束，因为我们的女友和老婆都想当跟班。从此之后，我们的行径大大收敛起来，宿醉后的不适减退不少，背部也不常晒伤发红。两年前，我头一次认为大伙儿再也没有一起出国度假的必要。时机已过。反正我们的纯男人假期已成过去式，而且马尤卡岛上那条夜夜笙歌的餐馆酒吧街也落伍了。不过，这个消息似乎尚未在我的朋友圈里流传，因为我还来不及把“至少也得换一家旅馆”的念头化为行动，蜜蜂在两个月前就把订旅馆的收据亮出来给我看：在阿雷纳尔的“心心旅馆”，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虽然这样一来，我可以把去年剩下的一堆休假额度赶在夏天结束之前休完，以免错失有效期限，可是我当然不打算在阿雷纳尔待一个月。

“从第二个礼拜开始，心境才能真正放松下来。”我的女友蜜蜂向我解释着。

“是旅行社说的吗？”

“是《女性朋友》杂志上写的！”

理所当然！以“这就是我的一生吗？”为题材的文章，我从来就不曾在这本杂志里看过。

“你一点都不不高兴吗？”

“高兴啊，我甚至非常高兴！”我撒了谎。

然后我迅速抓了我的自行车，在田野之间骑了一个钟头。每当我不得晓得该如何是好，我总是这样解愁。之后，计数表上显示着17.3公里。

我无法骑到更远的地方。

只是时候未到。